

MEIGUOREN

比尔·莱德罗尔  
尤金·布尔迪克 著

# 丑陋的美国人

马清文  
马甘将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7124

MEIGUOREN

比尔·莱德罗尔  
尤金·布尔迪克 著

# 丑陋的美国人

马清文  
马甘将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月乔 江红

封面设计：张乙迪

## 丑陋的美国人

[美]比尔·莱德罗尔、尤金·布尔迪克 著

马清文 马甘将 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7 · 插页 2

字数：116,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968

---

ISBN 7-207-00629-2/I·111 定价：2.45 元

## 出版说明

为了开阅读者的视野，了解自我之外的世界，我们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一书。本社对原书作了必要的删节，但为了保持原书故事的完整性，全书未作大的改动，故读者阅读时要注意甄别。本书虽是以事实为基础，但毕竟是经过作者虚构编写成的小说，所以，书中的资料大部分只能供作参考，不可引用，这是自不待言的。

## 作者的话

本书是作为虚构小说写的，但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我们所描述的事情，大体上都是发生过的。这些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亚洲——这是故事发生的地方，也发生在全世界——在有美国二百多万驻军的五十九个国家里。

我们并不是描述一场愤怒的恶梦，而是将事实化成为小说。书中所用的人名、地名和事件，都是我们虚构的，目的不是使个别人为难，而是激发起思考。我们还希望能激发起行动。

比尔·莱德罗尔

尤金·布尔迪克

一九五八年于夏威夷

# 目 录

一	人人都爱久·比英 .....	1
二	机密与个人 .....	9
三	国外的就业机会 .....	12
四	应招的姑娘 .....	18
五	大使与报纸 .....	22
六	人人都有耳朵 .....	27
七	爵士乐小伙子 .....	43
八	战争的钢铁 .....	48
九	战争的教训 .....	65
十	如果你当总统，你会怎么办？ .....	77
十一	怎样购买美国的低标准 .....	88
十二	来自大平原的六英尺高个儿 .....	107
十三	美国海军舰长包宁 .....	124
十四	丑陋的美国人 .....	138
十五	丑陋的美国人和丑陋的萨尔堪人 .....	147
十六	长洞村的弯腰人 .....	165
十七	参议员，先生 .....	172
十八	一些小事情 .....	197
十九	实际的尾声 .....	205

## 人人都爱久·比英

报道菲尼安神父缅甸之行的最权威人士，是鲁特·吉欧蒂。鲁特·吉欧蒂是《塞基亚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和发行人。《塞基亚每日先驱报》是东南亚最优秀的一家独立的报纸。最先听说并报道了菲尼安神父的冒险故事的，正是鲁特。她还到缅甸北部作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来记录菲尼安的故事。

鲁特·吉欧蒂是最不同于一般的一个欧亚混血人。她那美好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她的其他五官，则是亚洲人的。因此，她的态度也是有欧有亚的。她是由她的柬埔寨妈妈抚养并教育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她不知道许许多多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情况。作为一个亚洲人编辑，她的声誉使她接触到了很多外国人。她很引人注目，现年二十八岁，仍是单身。

鲁特认识很多美国人。她的报纸是在塞基亚城出版的，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重要的美国外援中心，城里到处是联合国国际合作社联盟的人、美国新闻处的人员和文化方面的大使馆职员。这些美国人之中，大多数人常常访问她，求她帮助，因此，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会请她去。

一九五二年，鲁特接受了一项为期三个月的旅行邀请，去了解美国的新闻情况。她第一次接触到美国，是在夏威夷。她对夏威夷的美丽动人，印象很深——这是在她最后看到了它之后。她被带进了一个专为外国人而设的移民习俗接待室。这个接待室也不脏也不破，但是很显然，没有人对这间屋子加以注意。官员们很冷淡，几乎到了侮辱的程度。

鲁特非常习惯于记者生涯，或者白白浪费时间，或者忽略第一次印象，她都很习惯了。她取出了她的记录本。

“他们也许不相信，可是，美国人对来访者给予的方便，比中国人要差，”她在她的记录本上写道。“在中国，每一个工厂、乡村、或体育中心，不管你到哪儿，总是有一间客厅。客厅有时很粗糙，但往往是能找到的最好的。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宣传。”

在旧金山，她在飞机场等候，直到她的国务院护送人员到来。她买了一份《记事报》和一份《考察者报》，坐在泛太平洋客厅里开始阅读起来。她很快把两份报纸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她正要寻求的特别消息。她失望地皱了皱眉头，又把记事本拿了出来。

“今天在塞基亚，”她写道，“七个主要亚洲国家的首脑举行了会见。这次会议对亚洲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旧金山这两家大报都没有提到南亚集团会议。

“我不明白，美国报纸为什么不报道这种亚洲新闻呢？我注意到，报纸的篇幅，有百分之七十都给了广告和滑稽节目。但是，在我开始进行归纳之前，我必须阅读不同城市的更多的报纸。



“现在，我在这里，在飞机场，看到了普通的美国妇女的情况。她们大多数都穿的是运动裤，而且……”

“吉欧蒂小姐吗？”

“是的，”她回答。抬头一看，一个大约五十岁的温文有礼的男子，站在她的面前。这个人摘掉他那翘边帽，慢慢地鞠了一躬。

“我是国务院的约赛夫·雷弗尔斯。欢迎你到美国来。你关于菲尼安神父的报道，我读了很欣赏。”

“谢谢你，雷弗尔斯先生，你太慷慨啦。”

“当然啦，吉欧蒂小姐，作为一个私人公民，菲尼安神父比为我们政府官方工作的人，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那当然。这也许暗示着美国可以鼓励美国的私人公民去作更多的象菲尼亚神父所作的那一类事情。”

雷弗尔斯先生敏感地看了鲁特一眼，鲁特对他笑了笑。他们不再提到菲尼安神父了。

“雷弗尔斯先生，你能给我找一份《纽约时报》吗？”她问道。

“当然，”雷弗尔先生说。他领她过了热闹的终点站。“吉欧蒂小姐，不太久以前我在塞基亚待了几天。你认得久·比英吗？”

当她摇摇头表示不认识的时候，雷弗尔斯先生当真吃了一惊。

“怎么？你一定认识他！他是国际合作社联盟驻塞基亚的首席新闻官，谁都知道他。几个星期之前，《生活》报上还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雷弗尔斯先生，我们在塞基亚不怎么看

《生活》报。它在那里是最昂贵的一份报纸了。”

“可是，你应该知道久·比英。他有六英尺高，很胖，穿着浅色衬底深色方格图案的棋盘花背心，很招人喜欢，很有男子汉风度。他认识很多人。我还记得他坐在蒙太涅宾馆的咖啡厅里，同从这里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点头打招呼……”

“同每一个人都点头打招呼。这每一个人就是欧洲人，或高加索人，或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而且穿着很讲究。”吉欧蒂小姐冷冷地说。“现在我知道这个私生子了。他开着一辆红色的大敞篷车，在街头巷尾兜风。他确实遭到了一种大声的嘲笑，这种嘲笑任何一个亚洲人听了，都会感到难为情的。”

“噢，吉欧蒂小姐，”雷弗尔斯先生说，“老久是新闻界的专家。我们援助计划的所有消息，都是他发的。”

“他是投邮的，或是让投递员送去的，”吉欧蒂坚定地回答。“而他有一个大舞会的魔窟，他每月在此聚会，他在那里自吹自擂说，每一车食物、每一滴饮料，都是从好心的美国运来的，并以批发价格从粮秣仓库运来的。可是在他那种聚会中，有两年都没有一个亚洲人参加。在他的第一次聚会上，他只准备了酒，而佛教徒和穆斯林只喝水果汁或水或牛奶。这话已经传开了。”

“我实在很遗憾，你不认得久，不理解他的好心，”雷弗尔斯先生尴尬地说。吉欧蒂话说得很重，这使得雷弗尔斯似乎有点害怕。雷弗尔斯也怀疑，关于老久她还在说这样的话，那她怎么能成为美国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人人都爱久·比英。国务院爱他，新闻界人士爱他。他们选定他来草拟尼克松旅行的始末记。她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而这样来评价

久呢？

“你知道，关于久·比英的情况，我是从菲尼安神父那儿听来的，”他们坐上大轿车往旧金山开的时候，她这样轻快地说。“菲尼安神父曾给久·比英写信，看他能不能从美国驻塞基亚的日用物资供应站给他弄一些圆珠笔。菲尼安神父把久的答复告诉了我：‘日用物资供应站的特权，只能由美国政府雇用的人员以及依靠这些人员的人来享受，’这是根据有关的政府规定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是的，你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个界线，不然的话，人人都会到日用物资供应站那儿去排队，”雷弗尔斯先生说。

“噢，我同意。不管怎么说，菲尼安神父想把这些笔用于私人目的——他想看本地人谁把推销他们的报纸这一工作做得最好，就给谁发奖品。最初，他们那报纸是一份地下报纸，后来，这份报纸成了缅甸最畅销的一家乡村报纸了。”

“我们不能允许个人利用日用物资供应站的项目来支持私人的买卖。”雷弗尔斯先生认真地说。

“噢，我同意你的意见，”鲁特说。

雷弗尔斯先生向后一靠，开始把旧金山的景物指给她看。

两天之后，旧金山报界用正餐来招待鲁特，她被要求在宴会上对美国在亚洲的驻军说几句话。在关于宴会的丰盛和美国的好客方面说了几句幽默话之后，她精力充沛地谈起她的主题来。

“总的说来，在亚洲的美国人效率不是很高。我把他们称

作‘知识的马奇诺防线’。他们觉得，如果有钱的、值得尊敬的人们喜欢他们，那么，他们就必须把工作干好。我能理解这一点。你看的是外国人的面孔，听的是奇怪生疏的语言——你只有在这样一些地方感到很舒服：在新闻俱乐部、或美国人俱乐部、或者在达官贵人俱乐部。或者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这个地方的人很文静，穿戴着衣领，系着领带，口里讲着英语。亚洲人中，能穿戴衣领、系着领带并口讲英语的，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大多数美国人接触其他类型的人，会遇到实际的困难。我说出这一点很感遗憾，你们大多数都没有作出努力。关于一个个美国人误解别人的故事，我在这里讲一夜也讲不完。但是，如果我把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美国人的情况告诉你们，也许会更有帮助一些。

“这个人名字叫保伯·梅尔，是美国新闻处的人。现在我并不是说，美国新闻处的人，全都办事有效率。远远不是如此。但保伯·梅尔却是如此。他在那里所干的，比任何美国人都更能提高美国的威信——包括大使在内。

“在任何一个编辑听说过他之前，他已经在塞基亚待了大约五个月了。通常，美国新闻处的一个新上任的官员，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同我们打交道。他们会竭力讨好我们——如果我们能讲英语的话——他们会开始为我们的国家制订计划——尽管他们对这个国家还根本不了解。这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就是每一个编辑都接到了命令，不许任何美国人进入他的办公室。如果有一个美国人硬要进到我的办公室，那么，我就假装说我不会讲英语。

“保伯却不同。我同他以及他的妻子多罗茜见面，是在一

次晚会上，晚会是排字工人以他的名义邀请的。你们知道，保伯不是以大使的神气，高高在上与我们打交道，而是一开始就试图熟悉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国家。他交的朋友有排字工人、记者、摄影家以及卖报孩子。他告诉摄影者怎样提高胶卷速度，以便不需闪光灯而拍摄到真实的图像。他帮助他们搞化学药物。他在暗室里装了一个电扇，并且在他自己家里安装了一个灯光捕虫器。

“他干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也不告诉任何人。他喜欢学习我们的语言，为多罗茜而学习我们的烹饪法，并且设法使他的子女进入我们的学校读书。他事事都很谦虚，而且他明确地表示，他认为他给出的很少，而得到的却很多。

“这些事情，并不都是容易办到的。我很清楚西方的标准，我知道，把一个美国孩子送到当地的学校去念书，这是需要某种勇气的。按照你们的标准来说，亚洲的学校又脏又乱，又吵闹又有传染病。但是，保伯的孩子干得很好。有一次他们得了脓疮，还有两次他们参与了打架。但是，他们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了解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你们作为报人，听了会欣赏的。

“大约一年以前，出了一件事。一个美国兵在一座庙宇里强奸了一个姑娘。庙宇方面把此事当作本世纪的大事。如果此事成了报纸的标题，那么，我们会对在咱们这里的美国人，进行一场宗教战争。美国驻塞基亚的首席公共信息官员——这个人你们大多数人也许都认得——干脆躲在他的办

公室不敢出来。他根本就不敢接触他所谓的‘当地的争论’，那就是说，他没有时间把这一问题报告给华盛顿，以求得答复。

“而在另外一方面，保伯·梅尔走访了塞基亚最大的几家报纸和新闻服务单位的编辑们。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出威胁，或隐瞒情况，或者说，这件事对美国很不友好。他只是问了一句，我们对此事是否进行了彻底的核查。

“这是一个你所信赖的人提出的问题。因此，我核查了一下，事情是那么回事。但我要编一个维护美国人的故事。一个美国人去妓院，在他离开时拒绝付钱，他的理由我们不必在这里说了。这样就引起了口角。我的结论是，这根本不值得在报纸上占一个小段落。

“保伯从来不吹嘘他的机关于了些什么。他不必自吹。在我们国家，善行是靠竹桶信号机向四方传播的。保伯·梅尔是我们国家人人都知道的美国人。

“我但愿其他美国人都能像他那样。如果他们真是那样，那么，亚洲的事就会好办的多。”

## 机密与个人

发信人： 路易斯·西厄斯大使（发自萨尔堪）

收信人： 代克斯特尔·S·皮特森先生，国务院萨尔堪司，华盛顿特区

亲爱的代克斯：

这是我个人给你的信（甚至打字也是我自己打的），因为我需要帮助，我想搞清楚你所知道的萨尔堪这儿的真实情况。说真心话，代克斯，这些萨尔堪人的确是狡猾的。我有时候认为，他们全都是共产党。实话告诉你吧，我对这里的某些人对美国的忠实程度，也是拿不准的。

我猜想，国务院现在已经阅读了有关萨尔堪的所有报纸。《时代报》记者所写的那个故事是虚伪的。我与萨尔堪人之间的关系，不会更好的，随信附寄的《东方之星报》的一篇社论，足可证明这一点。在那篇故事中，说我忽视了考尔文这个疯子是因为我对周围情况完全无知，这纯粹是废话。考尔文出事之后，我亲自去看望了他。随信还附寄了那天出事之后萨尔堪出版的几家报纸的剪报资料。考尔文在威斯康辛州还有一大堆极讨厌

的人，他可能通过他的参议和国会议员大闹一场。请把这些剪报资料给他们看看。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疯子——菲尼安神父。这位神父必须要灵活处理。我不想和罗马天主教弄得不愉快。但是这个菲尼安刚从缅甸来到这里，他在缅甸发起了一个小小的革命。现在，他正在这里用萨尔堪的方式在北方组织人，而本地的报纸已开始闹腾起来。如果卡迪纳尔·斯派尔曼支持他，我就可以容忍他。可是，如果天主教大主教不支持他，我就要用船把他送回美国。

代克斯，现在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尽管报纸在撒谎——这里一切均平稳无事。萨尔堪的政客们在不停地吵吵嚷嚷，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能使他们摆脱困境，这个国家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国家。这些屁话，一点也不可信。我在这里举办过很多种盛大的宴会和官方的午餐会，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本地的共产党员。尽管俄国大使在大米问题上，曾在短期内搞了我们一下子，可是，我设法散发了十万张传单，说提供大米的是好心的美国人。

总的说来，我们这里形势一派大好。

可是，在我的工作人员中，我急需一些我能信得过而又具有主动精神的人。现在事无大小，都要我亲自处理，这越来越使我厌烦了。有一点很重要，我需要一个新的公共事务办公室。现在这位麦吉·约翰逊小姑娘满不错，但是，她过多地赞同当地报纸的意见。而且，她总是不断地带一些报人——尤其是美国报人——来见



我。这些人总是用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一些问题来纠缠我，这些事情约翰逊小姐自己就应该加以处理。

代克斯，你还记得久·比莫吗？他在参议院委员会上出现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家伙。你看看能不能把他派到我们这儿，好吗？他在塞基亚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应当熟悉亚洲的情况。我还需要一些长得漂亮的姑娘来作秘书。她们将成为美国的活广告，并对鼓舞人心会有帮助。

你可以从字里行间明白我的意思，代克斯。我不想弄一些不切实际的国际主义者来破坏我们的政策，那些人是莫名其妙的。我想要一些值得自豪的工作人员。在人事部门找一个人给我们积极招募招募吧。多谢了。